

新中国

● 东方明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十大奇案

重大案件
扑朔迷离
人民卫士
火眼金睛

纪



● 责任编辑/王爽 ● 封面设计/王绘

ISBN 7-207-04272-8



9 787207 042729 >

ISBN 7-207-04272-8/G·831

定价：15.80 元

I253.1

14

新中国十大奇案纪闻

东方明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声明:

未经著作权人书面同意,不准以
转载、摘编、辑集、丛书、翻译、影视、
广播、音像、戏剧等形式使用本作品。

责任编辑:王 爽

封面设计:王 绘

新中国十大奇案纪闻

东方明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绥化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1 4/16

字数: 265 000

1999年3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 001 - 4 000

ISBN 7-207-04272-8/G·831 定价: 15.80 元

目 录

1. 洋飞贼失风上海滩	1
2. 飞车女贼覆灭记	41
3. 氢弹部件失窃案	71
4. 林彪别墅疑案	111
5. '94 公安部一号大案	162
6. 惊动陈毅副总理的系列飞盗案	177
7. 特别血案即将发生	222
8. 杀人恶魔落网记	250
9. 尼克松访华前,一起惊动周恩来的杀人碎尸案	280
10. 惊动国务院的盗窃巨案	322

洋“飞贼”失风上海滩

一 雨夜窃案

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雨。江南冬天的雨一般不大,但雨点细小而密集,加上五六级大的西北风的推波助澜,竟也形成些许声势,淅淅沥沥下得像模像样。入夜,在昏黄的路灯光的映照下,天地间就像蒙上了一道薄薄的水帘,把一切景物都变得模模糊糊。

上海市区北侧的虹口公园旁边,有一条偏僻幽静的马路——甜爱路。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这里在解放初期住有不少外国人。他们的住宅大都是独家独院的简易欧式小洋房,也有日本式的平房。这天晚上 11 时许,一辆黑色老式“雪佛兰”轿车穿破雨帘,在甜爱路中段的一幢红瓦粉墙的欧洲式洋房前面停下。车里坐着一对 40 多岁的金发碧眼的西洋男女——德国商人斯悌芬·海姆和妻子德拉。

斯悌芬·海姆是一位西药经纪商。他原是海军军官,后来改行当海员,大约在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他来到上海定居,试着经商,先做染料生意,后做西药经纪商,竟然赚到了不少钱钞。

抗战结束时，斯悌芬·海姆从一个日本人手里廉价买下了甜爱路的这幢洋房，住了下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斯悌芬·海姆曾经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以比较便宜的价格把西药供应给新四军及解放区。因此，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依然给他提供经商的机会，军管会卫生处负责人还登门拜访，希望他能设法从国外进些紧俏西药，为上海一些大医院解决缺少西药的燃眉之急。斯悌芬·海姆乐意这样做，今晚他就是和一位来自香港的英国西药商人洽谈此事的。

斯悌芬·海姆夫妇住的这幢洋房，外面围以一人高的绿色扁形木栅栏，栅栏上的大门也是木头的，上面装着一把“司必灵”锁。轿车停下后，德拉推开车门，冒雨下车，掏出钥匙开门。就在她把钥匙插进锁眼的一瞬间，她发现洋房窗口里闪现出一道微弱的亮光，稍显即逝。她一下子惊呆了，开了门却不敢进去，退到车旁，压低了声音道：

“上帝啊！我们家里有小偷哪！”

斯悌芬·海姆听了，马上下车，蹑足悄行往院里踱去，他在经过开启一半的院门时，顺手拔下了钥匙。他走到洋房门前，把钥匙插进了锁眼。就在他扭动钥匙的时候，门突然自动打开了，一道耀眼的手电光从屋里射出来，直直地对准了斯悌芬·海姆的脸部，照得他不得不闭上了眼睛。几乎是同时，一条黑影从屋里冲将出来，把男主人撞了个趔趄。斯悌芬·海姆意识到此人就是小偷，用德语大叫一声“小偷”，同时用戴着手套的右手去抓对方。这一抓，揪住了小偷的手腕，但马上被他用力挣脱了。

小偷从斯悌芬·海姆手里挣脱出来后，拔腿就往外逃。斯悌芬·海姆被对方挣扎的那股力道带了一下，差点绊倒，他边对付着站稳，边大叫着：“德拉，拦住他！”

德拉生性胆小，绝对没有这个勇气，见小偷向她那边奔过去，

吓得钻进了汽车，还关上了车门。小偷径直往栅栏大门奔去，却不料一阵强劲的西北风刮来，“砰”的一声把大门关上了！这时，斯梯芬·海姆已经嚷叫着奔过来了，小偷来不及开门，也来不及考虑，下意识一个右拐弯往旁边拐去。

斯梯芬·海姆军人出身，干的又是海军陆战队，虽然离开行伍已多年，但其素质还在，身体又强健，见小偷来不及出去而只在院子里奔逃，不禁大喜，思忖凭自己的海军陆战队底子，要擒获这个梁上君子真是易如反掌。谁知此念大错，小偷奔跑的速度奇快，步伐既轻疾，步幅又大，斯梯芬·海姆根本不是对手。转眼间，小偷绕着洋房奔了大半个圈子，来到洋房左侧拐角处，而斯梯芬·海姆已被他撇下至少七八米。本来，小偷是来得及打开大门往外逃的，但这时德拉已经定下神来，壮着胆子从汽车驾驶座前的微型小柜里取出一支德制左轮手枪（这是一支未经过登记的私藏手枪，本案发生后因此情节而被公安机关知悉而收缴），双手握着从车窗里伸出来，隔着木栅栏对准小偷用上海话尖声吆喝着：“勿许动！”小偷一看，不敢往大门口奔，而转了个方向直扑木栅栏。

德拉不敢开枪，因为对方不是杀人凶手，还不够挨枪子的资格，她拿手枪出来不过是唬唬对方，于是只是连喝“勿许动”。小偷在这带洋腔的上海话声音中，奔到木栅栏前，纵身一跳，竟然蹦起一人高，单足在一根木栅栏的顶尖上踞了一踞，便往外跳去，一跃而下，连个趑趄都没打，踩着满是泥浆水的马路往南奔去。跟着窜到木栅栏前的斯梯芬·海姆被小偷此举惊呆了，自言自语了一句：“跳高运动员？”话音未落，已转往大门，打开了便往外奔，他一定要抓住这个胆大妄为的坏蛋。

路灯光下，斯梯芬·海姆定睛而看，见小偷已经逃出20米开外。对方是个高个子，身材不算粗壮，却也不瘦弱，看上去显得极精悍，身上穿着一件军用防水卡其布夹咖克，跟衣服相连的风雨帽

已经套在头上。斯悌芬·海姆拔腿急追，静夜中，只听见两双脚板在泥水中踩出的“卡卡”声响。论赛跑悌芬·海姆不是小偷的对手，眼见得两人之间的距离渐渐拉远，他正在着急时，背后一声喇叭响，夫人德拉把汽车开过来了，在他前面停下：“海姆，上车追！”

“对！”斯悌芬·海姆捷忙上车，德拉一踩油门，老式“雪佛兰”像一匹挨了一鞭子的烈马，猛地一颤，往前直驰。

小偷跑得再快，跟汽车相比也是白搭，只眨眼工夫，他和斯悌芬·海姆之间的距离已经只有五六米了。德拉放慢车速，不住地按喇叭，敦促小偷驻步投降。小偷已经料定德拉那把手枪是假货或者虽是真货也决不敢鸣响，因此有恃无恐，尽管往前奔。斯悌芬·海姆让妻子驾车紧随在他后面，人车之间展开一场耐力跑比赛，看小偷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但小偷不是傻瓜，他显然识穿了斯悌芬·海姆的意图，突然一个急转弯拐进了马路左侧的一条弄堂。

“哎！糟糕！”德拉叫道。

“不着急！”斯悌芬·海姆微微一笑，“停车！”

斯悌芬·海姆不着急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这条弄堂是一条断头弄堂，里面既无岔道也无出口，尽头是堵一人多高的厚砖墙，小偷逃进去了还得退出来。德拉把车停下后，斯悌芬·海姆推开车门下去，不慌不忙地往弄堂里走去。弄堂里也有路灯，一眼望去，弄内两侧住家都门户紧闭，弄堂里空无一人。斯悌芬·海姆走到弄堂拐弯处时，多生了一份心眼，摆出了一副格斗架式，防止小偷如刚才在自己家里袭击他那样来一下，但墙角后面却没有反应。他拐弯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不长的弄堂里已经空空如也，不见一人，哪里还有小偷的影子？

斯悌芬·海姆急步走到尽头的墙脚下，仔细观察，只见一米五十左右高处的墙面上有一个潮湿的泥脚印，显然是刚留下的。他定定地望着脚印，又抬头看那足有二米五六十高的墙头，不禁倒抽

一口冷气，连连摇头，自言自语道：“他竟不借助任何工具而能攀越这么高的墙，简直不可思议！”

斯悌芬·海姆不知小偷先前是否已经完成在自己家里的既定作业任务，生怕乘此机会杀一个回马枪，于是马上奔出弄堂，上了“雪佛兰”，调转方向直驶家里。夫妇两人进室内一看，原先很整齐的摆设一点也没移动，不像通常遭到小偷光顾的家庭那样给鼓捣得遍室狼藉。德拉正暗自庆幸，斯悌芬·海姆的眼光扫到镶嵌在墙壁里的小型保险箱上，觉得似乎有些异样，一个箭步过去一看，禁不住脸色苍白：“上帝啊，他把保险箱给撬了！”

德拉走过来，扶着丈夫的肩膀：“亲爱的，别着急，里面的黄金首饰和珠宝我昨天已经存进外滩汇丰银行的保险库里，小偷只偷去了现金。”

斯悌芬·海姆听了，松了一口气：“上帝保佑！”

夫妇俩清点下来，总共被小偷盗去人民币 1082 万元（按：此系旧币，折合新币 1082 元）、美金 860 元。这个数额，在初解放时应当说是一笔不小的款子了，于是斯悌芬·海姆决定报案。

是日，1949 年 12 月 21 日。

二 立案侦查

上海市公安局提篮桥公安分局（今虹口公安分局）值班室接到斯悌芬·海姆的报案电话时，外滩的海关大钟刚好敲响 12 下。值班副局长张永生听了值班室的汇报后，果断下令：刑侦队立即派员去斯悌芬·海姆寓所作现场勘查！

这天晚上，刑侦队值班负责人是副队长章维彪，他接到张副局长的命令后，马上点了 5 名部下，带着勘查现场用的一应器具，6

个人挤上一辆吉普车,驶往甜爱路斯悌芬·海姆寓所。

章维彪,浙江省宁波市人,28岁。他在1937年16岁那年从宁波来到上海,经人介绍进入法租界工部局所辖的巡捕房当探员,跟的是当时沪上颇有名气的法捕房刑事部华捕侦探长、人称“黄格里”的黄宪忠。“黄格里”祖上七代皆是吃捕快饭的,据说破案有一套祖传的秘诀,破案率很高,连赫赫有名的英捕房侦探长、英国佬蓝普逊提到他时也要翘大拇指。章维彪跟着“黄格里”干了三年多,侦破了几十起刑事案件,学到了不少侦查本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法租界被日军占领,“黄格里”随法国侦探长去了巴黎。章维彪不想为日本鬼子效力,便离开捕房,在十六铺贩鱼。次年,章维彪结识了新四军交通员陆庆生,经陆介绍,参加了地下党。党组织根据需要,指示章维彪重新干刑侦工作,利用工作之便收集敌伪情报,营救被捕同志。章维彪遂利用以前在法捕房的关系进了日本人控制的伪警察局,一面侦查刑案,一面为党工作。抗战胜利后,章维彪又打入国民党警察系统,在上海市警察局提篮桥分局当刑警组长,隐蔽身份是中共提篮桥警察分局地下支部委员。上海解放后,章维彪作为政治可靠、业务过硬的尖子被公安局军管会任命为提篮桥分局刑侦队副队长。

当下,章维彪一行6人抵达斯悌芬·海姆寓所,先听斯悌芬·海姆夫妇陈述了有关情况后,开始勘查现场。现场有两处,一是斯悌芬·海姆寓所,一是小偷逃遁的那条弄堂。章维彪指定两名刑警去第二现场(弄堂)勘查,自己领着其余三名刑警勘查第一现场。

第二现场的勘查进行得较快,因为罪犯留下的痕迹就是一个印在墙上的泥脚印。刑警拍摄了几张照片,量了量,发现脚印长度为27厘米,和地面之间的距离是1.52米。敲开旁边居民家的门问了问,四家住户共23人中没一人听见外面有过什么声响。刑警借了架竹梯子架在墙上,爬上去观察,墙头上留有与墙面鞋纹一致

的半截脚印,表明案犯确是从这里翻越过去而遁的。墙外是一片空旷的荒地,直通另一条马路,从这里出去,转眼就能逃脱。

章维彪等四名刑警在斯悌芬·海姆寓所勘查,发现案犯是用万能钥匙打开屋门后进入洋房的,保险箱也是用万能钥匙开启的,奇怪的是他竟似乎知道这口保险箱的密码,没有什么工具拨弄或者撬动密码锁就轻而易举地把箱子打开了,幸亏箱内只有那么些现钞,否则斯悌芬·海姆夫妇蒙受的损失就要大得多。箱内存放的斯悌芬·海姆生意上的合同书、备忘录等文件,没有失窃,甚至连翻都未翻动过。由此判断,案犯此举纯为窃取钱财。洋房的大门和保险箱凡是案犯触摸过的位置,都被擦拭过了;连最后开门逃遁时,也是用抹布垫在门拉手上拉开的,抹布就扔在门边地下。室内的地板也已经被擦拭过了,案犯抹去了自己留下的脚印,而且还用窗帘把他那双沾满泥浆的胶底鞋擦得干干净净。

章维彪由上述情节初步作出判断:案犯很可能是一个惯窃犯,他不但具有开启保险箱的技能和反侦查的意识,而且还具备从容不迫作案的心理素质。根据多年的刑侦经验,章维彪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大容易对付的角色。

勘查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去第二现场勘查的两名刑警回来了,章维彪让他们和这边的同伴一起勘查,自己去外面院子里转了转,听斯悌芬·海姆夫妇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有关情节。然后,他走到那辆“雪佛兰”轿车前,拉开车门往里看了看,发现方向盘上搭着一副浅绿色的绒布手套,随口问了一句:“这是谁的手套?”

斯悌芬·海姆说:“是我的。”

章维彪又问:“你刚才和小偷接触时戴了手套?”

“是的,戴了。”

章维彪想起斯悌芬·海姆在陈述时曾经说过他一把抓住过小偷的手腕,便拿过手套,招呼斯悌芬·海姆打开轿车的大光灯,就在

车前蹲下,用高倍放大镜观察起来。放大镜下,一只手套的食指边缘接缝处,呈现出一根嵌住了的毫毛。章维彪一看之下,如获至宝,马上招呼一个刑警拿来镊子,小心翼翼地把毫毛取下来,用白纸包了放起来。

现场勘查结束,一行6人回到分局时,已是12月22日的凌晨3时。每人嚼了一包饼干,马上举行案情分析会。

刑警分析了现场勘查所获得的痕迹和有关情况,得出了如下结论:从那根毫毛看来,案犯是一个欧洲血统的外国人,或者混血儿,此人具有特强的攀登能力,很可能曾经接受过特殊训练;持有万能钥匙、轻而易举解决密码锁和所具备的反侦查经验,表明他是一个惯窃犯。关于这后一点,有刑警提出:不管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上海从未有过与本案相同或者相似情节的盗窃案发生,这一点似乎又和惯窃不相符。进一步研究,大家认为该案犯的出现可能具有这两种可能性:一是“外来犯”,他以前可能在其他省市或者国外作过同类案件,现在把目标转到上海这个东方第一大都市来了;二是寓居在上海的外国人,以前在本国曾是劣迹斑斑、作案累累的惯窃犯,但自来上海后从未作过案子,此番是穷困潦倒、狗急跳墙而重新作案。这两种可能性中不管是哪一种,案犯都具备一个情况:他能瞄上地理位置偏僻的甜爱路上的外国商人寓所作为下手目标,说明他对上海并不陌生。因为很难想象一个初来上海的外国人能凭空去甜爱路那样一个偏僻角落作案,他既然具备那么优越的犯罪条件,完全可以去淮海路、南京路那样的繁华地段下手,那里殷实大户有的是,绝对不会使他失望。因此,案犯无疑是一个曾在上海待过相当一段时间,并对甜爱路一带各方面情况都较熟悉的角色。基于这一点,刑警一致认为案犯多半是属于上述分析中的第二种情况——寓居上海的外国人。

章维彪于是拍板决定:第一步就为本区居住的欧洲外国人中

开展侦查!

上海市区的十个区中,由于虹口区以前曾是英租界、公共租界及日本最早的占领区域,所以定居的外国人最多,外侨的国籍也最多。至解放初期,虽然相当一部分外国人已经离沪回国,但人数还是全市各区第一。章维彪去户政科摸了摸,得知本区当时有外侨 8 052 人。这些洋人中欧洲人占了一半以上,大约有 5 200 人,分别来自苏联、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波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等十几个国家。这些人中,所谓“苏联”是指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十月革命后,许多白俄贵族都逃亡国外,其中相当一部分来到了中国,大部分居住在东北,小部分在上海落脚。这些白俄为谋生计,不惜一切手段,稍有姿色的女性,几乎都或明或暗地从事卖淫;小孩则卖艺、行乞;男性成人所干的行当则是五花八门,最好的是经商开店或者开诊所行医,稍好的当保镖、看门人,次一等的卖唱、卖画,第三等是做苦力,再往下就是做职业杀手、强盗、小偷。从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解放,上海各租界巡捕房、日伪宪兵队、警察局、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警察局所破获的外国人犯罪案件中,一直都以白俄所作的案子为最多。由于这个因素,所以刑警决定首先把侦查的触角伸向白俄聚居的公平路。

张永生副局长听取了刑侦队的侦查方案汇报,即予批准,指示把章维彪 6 人暂时抽出来,成立一个由章维彪担任组长的“12·21 盗窃案”侦查小组,专门侦缉那个具有很强攀登能力的洋盗窃犯。

章维彪经过分析,认为案犯在把斯悌芬·海姆夫妇的 860 元美金盗窃到手后,由于市面上已不流通美金,因此有可能急着出手兑换成银元或者黄金。做贼心虚,案犯断然不敢去银行兑换,而只敢和那些在银行和证券交易所门前转来转去的银元贩子做交易。因此,有必要派两名刑警化装前往公平路附近的银行、证券交易所门前侦查;两名刑警不够,则动用分局秘密掌握的“耳目”,指示他们

留心以美金兑换银元、黄金的欧洲人。这是第一步骤。

和第一步骤同时进行的第二步骤是：章维彪等四名刑警分别化装成小贩、江湖郎中、乞丐等去公平路白俄聚居地查访可疑情况。

实施上述两项侦查措施的当天晚上，6名刑警在分局碰头，汇总情况。去银行、证交所门前的一路，通过“耳目”发现了三名可疑对象。这三人都都是英国人，以美元兑换金条，“黄牛”开价较高，他们都未还价就匆匆成交了。“耳目”当即跟踪，记下了三人的住址，一人住在提篮桥附近的霍山路，另外两人分别住在外白渡桥畔的香港路和黄埔路。章维彪听了汇报，说：“明天我另外派人去查摸这三人的情况。”

章维彪那天是化装成卖棉花糖的小贩去公平路的，想通过卖棉花糖从白俄小孩嘴里发现线索，但他忙碌了一天，生意倒不错，但什么线索也没摸到。另外三位刑警也在公平路折腾了一天，但均无收获。

大家讨论了一会，决定次日继续进行同样内容的侦查。

次日，刑侦队另外两名刑警去调查了那三个怀疑对象的情况，发现他们是私贩黄金的“洋黄牛”。他们在上海收购黄金后，由专人送往香港抛出。香港市场的金价高于上海市场，他们从中赚取差额，几次下来数额也很可观。三人的疑点均被排除了。

侦查小组的刑警仍兵分两路，却毫无收获。只有一名化装成乞丐的老刑警提供了一个大家先前并不知晓的情况：在公平路白俄聚居区的一家酒吧间的地下室里，有一个地下赌场，不论何人，只要向把门的白俄保镖递上一枚银洋，就能进去参加赌博。地下赌场的赌博活动赌资数额不限，但仅限以英磅、美金、港币、黄金、银元流通，也可用金笔、手表、照相机等实物折价参赌，但人民币是不准上台的。

章维彪听着，想了一会，仔细询问了几个细节，然后作了决定：“明天我去那里赌一场，也许能有意外收获也说不定！”

第二天，章维彪身穿美国飞行员的军用皮夹克，足蹬高统皮靴，打扮成一副崇仰军官的纨绔子弟模样，怀里揣着 300 元美金、几枚金戒指，大摇大摆走进了那家酒吧间。店堂里果然坐着两个白俄大汉，气势汹汹，一副“抱台脚”架式（旧上海赌场里的职业保镖称“抱台脚”）。章维彪走到他们面前，往桌上扔下一块银元，又每人发了一支“三五牌”香烟，两人马上站起来，客客气气把他领到里间，推开墙上的一扇小门：“先生，请下吧！”

章维彪顺着台阶下去，那地下室约有 15 平方米大，摆了 5 张赌台，十几个人分围桌前聚赌，一片乌烟瘴气。章维彪留心了一下，其中只有 3 个中国人，其余都是外国人。

章维彪在一张桌子旁边站下，看两个白俄中年人掷骰子。这两个家伙每人手里拿着一个酒瓶，面前放着一堆银元，大约有五六十元，喝一口酒，掷一回骰子，谁掷得的点数多，谁就是赢家，可以赢一枚银元。这种赌法看似赌资不大，但因为简单，输赢出进倒也不小。不到半小时，其中一人已经把一堆银元输光了。

赢家灌了几口酒，望着输家：“还来吗？”

“来！”输家从怀里掏出一叠美金，往桌上一拍：“说一下兑价！”

另一位的眼睛顿时瞪得滚圆：“斯沃，你是穷光蛋，从哪里搞来这么些美金的？”

“你别管，我有法子！”

章维彪一看，那叠美金都是淡黄色的 10 元票，不禁心里一动：斯梯芬·海姆被窃的正全是 10 元票，看这叠票子的厚度，估计不会少于 800 元。再低头一看，这家伙脚上穿的靴子，尺码差不多在 27 厘米左右。难道这个称为“斯沃”的就是雨夜光临斯梯芬·海姆寓所的窃贼？章维彪坐不住了，转身离开地下室，对“抱台脚”大汉

说：“我要见你们老板。”

“抱台脚”还未及答话，旁边小间的玻璃门推开了，伸出一个中年白俄胖女人的头，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我就是老板，你是谁？”

章维彪走过去，进了小间，把“派司”往她面前一放：“我是分局的！”

胖女人脸色倏变：“这……这……”

“我不是来捉赌的，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你要老实告诉我——在下面赌博的那个斯沃是什么人？”

“斯沃？他是个刚从提篮桥监狱出来不久的穷光蛋……”女老板说了斯沃的简况。原来，斯沃是一个白俄将军的儿子，逃来中国后，不务正业，专门偷盗，二十余年来已经先后七次被捕，英、法、公共租界捕房、日本宪兵队、国民党警察局的牢房都蹲过，最近的一次是今年1月间撬窃保险箱未遂判刑半年，上海解放后两个多月才从提篮桥监狱放出来。

章维彪决定把斯沃带走：“你马上把他叫上来！”

女老板下去叫人时，章维彪走到门口一招手，马上有两个便衣刑警走进来。这时斯沃上来了，嘴里不知嘟哝着什么。章维彪迎上去，说：“是斯沃吗？我是公安局的，你跟我走一趟！”

斯沃的脸顿时变得煞白，结结巴巴道：“我……我可没干坏事哪！”他还想说什么，被两名便衣刑警一左一右挟了就走。

这时是上午10时半，斯沃一到分局就嚷着“肚子饿”，章维彪让人给他买来一个夹肉大面包和两磅酸牛奶。这家伙吃饱后，开始耍蛮，先是狂叫，然后企图冲出审讯室，刑警不得不给他上了戒具。

斯沃一被铐住，气焰顿减。章维彪乘机用从他身上搜出的美金作为突破口，进行讯问。斯沃先是胡言乱语，推三托四，最后无法推赖了，只好吞吞吐吐作了交代：昨晚他在外滩抢劫了一个美国